

諸子奇賞卷之六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管子

大匡

內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

開不可況
廣乎燕燕
居息廣開
也夫

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免子。鮑叔
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
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
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
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
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
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
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
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
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

白。

小白既無小智，必乘迂于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天不幸，降禍加厥于齊。

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

子出奉令

則小白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
有所依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
曰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
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
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
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
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
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命諫曰不可女

獄事爽而

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

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

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

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

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

又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

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

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

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此昏愚之生于不識其類

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 魯

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也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于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

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于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

先正名義
乃立功名
此鮑叔所
以爲知己

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吾也？魯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于君不如親紂也。言管仲親紂多子小白也紂之不死，而況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

此段敘事
略多數語

公曰恐不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斂而

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

故不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

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

受則殺之殺之以說于齊也與同怒尚賢于已施伯恐管

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于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

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

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

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

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就

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

皆鄉之。豈獨曾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

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曾君乃遂束縛

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

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

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

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

山脫召忽以了並舉二人案

召忽是獨
管仲是狂
故曰匹夫
匹婦之諒

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

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

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

以圖我哉

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猶能圖我

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

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得相合

交

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

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于

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

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

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

先十乘後

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

鮑叔乃告小白曰

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

塞道

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宋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

鮑子忠
智極生色

敵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下，恙猶其
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故曰：公子猶之免也。
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
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
十乘，更將五
乘先行距路，不令子
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
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
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召管
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
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
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

承當之難
如此此汗
何必臧曹
溪

九百姓

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紂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紂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伯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伯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伯臣貪于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親于諸侯內不親于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

也。二年桓公彌亂。

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

又告管仲曰欲繕兵

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中夫人蕩舡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

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

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

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

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讐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

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

多怨也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

○急○

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

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

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

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鮑叔曰比其

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

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外旁度外諸侯之

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

相刺裝領而刎頸者不絕葉謂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

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

不處放他
一路是管
子妙用
微為妙

諸侯

上○度○其○君

亂可待君自及

旁度外